七日談（吉林篇）

內在的遠方

任 白

「放羊詩人」李松山有這樣一首短詩：

我在檐下喝茶，
看托馬斯·特朗斯特羅姆。
此刻，他望着遠處，
凝固的海，和流動的島嶼……
一隻麻雀在枯枝上
鳴叫了一小會兒，
牠飛起來，像一個借喻，
閃耀在我即將讀到的
詩節裏

——《午後》

顯然，這首詩的內容和腔調與普通讀者對「放羊詩人」的閱讀預期有很大差異，他沒有寫自己的日常生活，諸如「羊」和「崗坡」，而是寫到了來自北歐「遠處」的「凝固的海」和「流動的島嶼」。李松山的類似詩作還有很多，這位以放羊為生的詩人還曾寫到米沃什、扎加耶夫斯基、吉爾伯特、奧拉夫·豪格、丁玲、張曙光、戴維娜、王單單等中外詩人作家——閱讀生活成了他重要的寫作資源，誰說草根詩人（作家）只能書寫自己身陷其中的艱難生計和悲苦心聲，詩歌本身就是一條道路，它會抵達它所渴望的地方。

這些年，「詩和遠方」成了大家對沖「眼前苟且」的趁手工具，似乎把口頭禪在嘴裏多嚼幾遍，它就會變成咒語，讓自己的眼前生活移形換景。說到底，幾十年的高速發展都不是白來的，那是十幾億人不眠不休的血汗結晶，國際勞工組織針對各國工作強度有不同的數據統計口徑，比如日均、周均和年度總時長，但無論哪組數據中國都常年佔據榜單的前幾位，「996」、「5+2」、「白加黑」成了只有中國人才懂的職場暗語。常年過勞沉澱的不僅僅是身體疾患，還有心理上的逆反，這時候，「說走就走的旅行」就是職場人的共同渴望，而作為內外兼修的最佳拍檔，「詩歌」和「遠方」不約而同地走到了一起。

其實，詩歌即是「內在的遠方」。作為一種超越性文體，詩歌和現實始終保持着距離，卻和遠方成為穿越現實的靈魂鏡像。按照里爾克的話說，「在現實和偉大的詩作之間，一直存在着古老的敵意。」所謂「古老」，喻示了某種宿命的不可更改的規律性，而「敵意」則代表了強烈的緊張關係，它意味着超越、對峙，甚至對抗。對此，米蘭昆德拉有個更日常化的表述，「生活在別處」。因此，所謂「內在的遠方」一定不僅僅是對職場勞碌的拒絕和指控，還必然面對現實層面的所有「有限」場域——現實瑣碎，詩歌就會指向表象背後的最高真實；現實稠重，詩歌就會渴望體驗翅膀拍打雲朵的自由輕盈；現實渙散，詩歌就會宣告人的世界最終要由意志定義；現實苟且，詩歌就會用遠去的背影丟下一聲似有似無的冷笑……總而言之，詩歌是某種反對性的力量，是現實與此在的他者，那麼，這種邏輯的起點在哪裏呢？

如果人生純屬辛勞，人就會
仰天而問：難道我
所求太多以至無法生存？是的。只要良善
和純真尚與人心相伴，他就會欣喜地拿神性
來度測自己。神莫測而不可知？
神湛若青天？
我寧願相信後者。這是人的尺規。
人充滿勞績，但還
詩意的安居於這塊大地之上。我真想證明，

◀瑞典斯德哥爾摩城市景色。 新華社

就連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純潔，
人被稱作神明的形象。
大地之上可有尺規？
絕無。

這是荷爾德林的著名詩篇《人，詩意地棲居》，這些神諭般的詩句在它們誕生百年之後，被海德格爾重新闡釋，成了對人類生存核心價值的最重要最具啟示性的表述。其之所以重要，是在上帝被宣告死亡，人類理性試圖主導自身命運的衝動也遭遇挫折之時，海德格爾借荷爾德林之口，力圖推動「人的尺規」回歸神性，因為只有這樣，才能把人從塵世的無盡辛勞之中拯救出來，沒有詩意對生存的統攝，僅僅遵從大地上的「尺規」，等於把人重新送回叢林，等於抹殺了人這種萬物靈長的存在。而且，在荷爾德林看來，「詩意棲居」並不是一個外在於人性的觀念，「只要良善／和純真尚與人心相伴，他就會欣喜地拿神性／來度測自己」，自從「人猿相揖別」，人性即與神性緊密關聯，超越性的力量就被內置於人性的核心，而詩歌就是這種神性的守護天使。在荷爾德林另一首名為《麵包與酒》的詩作中，他用更為堅定的語調重申了詩人的偉大使命：「在這貧困的時代，詩人何為？／可是，你卻說，詩人是酒神的神聖祭司／在神聖的黑夜中，他走遍大地。」在既有的人類經驗中，普通人更習慣向宗教或者哲學尋求存在意義，而荷爾德林（海德格爾）宣布詩歌必須在這個艱難的旅途中扮演重要角色，之所以發生這種重要轉變，大抵是因為宗教由於「上帝之死」被世俗生活嚴重削弱，而哲學也因為傳統形而上學的終結而陷入危機，人類的精神生活失去了重要支撐，處於一種前所未有的「貧困」之中，這就急需一種力量緊急入場，對抗貧困的虛無主義所導致的精神潰敗。於是我們看到了二十世紀的哲學家們，紛紛與詩人結盟，借重詩歌探索和呈現精神世界中的幽玄與動盪。毫無疑問，這個事關人類未來的使命如此重大，詩歌也好，詩人也好，能否勝任尚未可知，但作為一種可能，值得詩人們重新審視自己的創作，重新定義自己的身份，榮耀的荊冠需要用勇氣與智慧共同擔當。

如此說來，「詩與遠方」是時代貧困的解藥，詩歌既代表着人要活下去的熱情與能量，也代表着對未來方向的識別和塑造，想到這兒，詩人們要不要走到鏡子面前，看看自己的眼睛裏有沒有溢出淚水，雙手是不是在抑制不住地抖動呢？

跨州購物省錢多

柳絮紛飛
小冰

錢多多花，錢少少花之餘，買便宜也是人的本能，合理合法地撿便宜，可以的。

從洛杉磯到科羅拉多大峽谷，途經加州、內華達州、亞利桑那州。在加州與內華達州交界的河邊小鎮Needles停車，走進一家中餐廳，窗外，加州這邊加油站的招牌令人犯疑，每加侖五點八九美金。

「剛才在河對岸的內華達州加油，那邊的價格是多少？」我問，隱約中記得沒有這麼貴。「三美金。」Joy答。「我們加了多少油？」「十二加侖。」「這邊的價錢幾乎是那邊的兩倍了，今天省了三十多美金。」「是的，一河之隔，就三分鐘的車程。」

服務員過來點餐了，是個華裔青年，賓主說普通話。「請問你們經常到河對岸購物嗎？剛才我們在那邊加油，省了三十多塊錢。」點完餐，多問了他一句。「跨州購物，會的，我就是，在這邊工作掙錢，住在河那邊，享受那邊的低稅收低消費。」他沒有迴避這個問題，還繼續道：「豈止加油，兩邊的差異表現在方方面面，從餐廳到超市到娛樂，吃的用的，運動健身，美容美髮，那邊便宜多了。」

「住在對岸，房價也省了不少吧？」「是啊，你們看對岸那排河邊景觀房，如果修在這邊，房價就不一樣了。」

有高科技支撐，有富饒的農場、牧場、果園，掙錢容易收入高的加州人，物價貴一點，交稅多一點，理所應當。但是內華達州和亞利桑那州就難了，望不到邊際的荒漠戈壁，光禿禿的黃石山岩，基礎產業少，掙錢不易收入少，納稅少，也是必然的。

跨州購物，到免稅州購物，是很多美國人的常態，加州人去俄勒岡州，波士頓人去新罕布什爾州，還有阿拉斯加州、特拉華州、蒙大拿州，鄰州人一年半載去一次，單單是買一部手機，免稅就達一百多美金。商家不問買主身份，有客源就有錢賺；買家不受地區限制，哪裏實惠去哪裏，買方賣方，魚與熊掌兼得。

最近一份「2025全球財富及高端生活報告」說，「全球生活成本最貴城市，新加坡第一，倫敦第二，香港第三」。不是這樣的！我這個自封的業餘觀察家要說，整個歐美，物價超貴是一個可以直視的現象，美國多數城市的物價比香港貴，北歐西歐又比美國貴。

香港的物價當然也貴，那是指本地的房地產和律師費。要說食品，從雲南、寧夏、廣東等地供港基地送來的農產品，價格公道品質有保障，讓同屬高消費地區的日本人、韓國人、新加坡人欲求不得，一日三餐，我們比他們容易。

自在

君子玉言
小杳

母親感覺不舒服時還在國外，妹妹夫照顧母親，目睹母親病痛難過，一次次帶去醫院看，束手無策。在北京診療三個月後，母親體重沒有再減，臉色也紅潤了，覆診時連醫生都沒意識到母親是找他的病人。妹妹從國外回家，看到母親的狀況十分驚喜，覺得比他們想像得要好太多，「完全出乎意料，很感恩！」

母親有時對自己不太滿意，覺得瘦了二十斤有點脫相；不能接受自己成了「一個病人」，不願出門，怕鄰居看到一個與以往健朗漂亮的外婆「不一樣」的外婆；連家門口來來往往的遊客都不好意思碰到，怕自己走得慢，影響興沖沖的遊客拍照興致；更怕給我們大家添麻煩。我們要推她上街，母親不肯。自己也盡量少活動、少出門，買東西盡量自己網購。表舅表姨阿量兄弟他們拿來菜餚，母親特別過意不去，一再感謝，也一再囑咐我們要記住他們的恩情。

母親一輩子要強，如今像一部鬆了零件的老車，心有餘力不足了。我們給母親換洗衣服，母親說髒了就直接扔掉吧，其實就是隨手洗一把的小事兒，但母親擔心增添我們勞累。

我們都勸母親，這樣的年齡、這樣的大病、恢復到這樣的狀態，已經很好很好了。車子開了八十多年，壞個把零件，再正常不過。

我有時也着急，之前是盯着母親吃蛋白吃營養粉，後來又催着母親出去走、要活動、要開心、要平常心對待病痛……

去會稽山龍華寺那天，風過檐鈴，白牆上「歡喜自在」四個字映入眼簾。如一道閃電，一下子擊中了我。所謂自在，不就是允許一切的發生，接納一切的存在嗎？允許他人如他所是，允許萬物非我所願；允許自己心有不及，允許自己力有不逮；允許他人以他自己的方式生活，允許自己和他人有不同的認知層次，有不同的喜怒哀樂。「thing–in–itself」「staying free」。

▲含苞待放的荷花。 作者供圖

可是常常地，我們總是被「應該」困住。應該這樣，應該那樣；結果應該是這樣，不應該是那樣。但你越不允許什麼發生，什麼就越會讓你痛苦。你越抗拒什麼，什麼就越折磨你。讓人痛苦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我們內心「不允許」「不應該」這個念頭。

我想：假如我到了母親這個年齡會是什麼樣子？從現在起就要去理解母親。母親努力地活到快九十歲了，之前基本健康；大病來臨，我們努力地去治療，現在情況基本穩定——這已經很不錯了。有能力時盡力，力所不能時，就順其自然。我們願望良好，可是對一個望九老人的期待，不能是百分百的理想主義。普世健康標準到了老人這裏，達到百分之六十也不錯了。要允許母親以她的感覺，以她的節奏，有屬於她自己的自在。母親喜歡什麼樣，她願意怎麼做，她覺得什麼樣輕鬆，就隨她吧。

我暗暗提醒自己：不要跟媽媽着急。開心，不光是母親自己的事，我們也要讓母親開心。我給母親網上快遞了幾斤鮮蓮子，母親說很新鮮，清甜，真好吃；母親也愛吃菱角，又買了幾斤寄去……姐姐找醬肉店加工了紅燒蹄膀給母親拿去，母親說現在變得愛吃肉了。胃口比原來好，腿上也有力氣了，可以走到院子外面了。母親在悄悄照我們盯着她的去做，也慢慢接納了自己不夠完美不夠健康的狀態。一切都在自然地發生，一切都在向好。

在母親這裏，所謂「歡喜」，不是必須時刻「積極」，是她感覺「今天有點累」時，我的不焦慮。所謂「自在」，是接納她對於衰老的小心翼翼，接納她有些「固執」的習慣，接納她的情緒因病痛起伏。

母親前幾天又有血尿，但母親已經不慌了，沒再像在京時我們都緊張害怕，叫了救護車送急診，這次血塊尿出來就好了。體重沒有繼續往下掉，說明病灶抑制住了。吃東西的積極性也前所未有，有愛吃想吃的食慾了。生命從來沒有預設的劇本，像流水一樣，自然地流淌，自然地轉彎，自然地向前。雖不完美，卻真實自在。

這人間煙火，事事值得，事事也遺憾。這塵世風光，事事美妙，事事也嘆惋。這世事如棋，難料勝負，總有些事與願違，總有些缺憾無法彌補。但生命既然啟程，只需以歡喜心過生活，以自在心除掛礙，何必介意到達的時間、方式，甚至緣由。走下去，一邊走一邊看風景。事如所願則歡喜，事與願違也允許。無論如何，生命自有她的玄機和道理。當你努力過了，現在就是最好的答案。

歡迎寫詩

自由談
姚文冬

去年初秋，我參加了一個攝影比賽。為了拍到滿意的照片，我開車轉遍了故鄉那個村落，終於在一個農家小院發現了理想的素材——那是一堵灰舊的老牆，斑斑駁駁地在風中佇立，怎麼也有百年歷史——那磚比現在的要大一倍，邊角風蝕嚴重。巧的是，正好一條鮮嫩的南瓜藤從牆頭垂下，伸出蔓，開了花。這一老一嫩，很耐人尋味的畫面。照片拍出來，一路過關斬將，闖進了決賽。

可是它落選了。這也不意外，畢竟強手如林，能入選決賽就不錯了。但我想知道落選的原因。有個朋友在這次比賽中是評委，他告訴我，是這次比賽的贊助商、一個據說也是攝影發燒友的人，他在最後評審時，也表示照片的確不錯，但美中有不足，他說，如果沒有這堵破牆的話，就更好了。我和朋友對視，先是莞爾，之後開懷大笑。

◀市民在河北省秦皇島市北戴河區淺水灣浴場海灘觀看日出。 新華社

想起幾年前，也遇到過類似的事兒。那年夏天，湖北戲友小黃來北戴河旅遊，晚上我們在海濱大牌檔吃海鮮燒烤，喝啤酒，醉意襲來，就唱起了京劇，遊人在不遠處拍手喊好。這還覺得不盡興，就打電話到另一個城市，告訴我們共同的朋友小徐。小徐羨慕得要死，恨不得插翅飛來。

事後在電話中又聊起此事，小徐說，他把那晚的事也說給女兒了，他問女兒，叔叔們浪漫不？女兒羨慕地說，浪漫，面朝大海，吃燒烤，喝啤酒，真是太浪漫了。不過，小姑娘隨即皺皺眉說——如果他們不唱京劇的話，就更浪漫了。小徐說到這裏，我倆不禁一陣狂笑。但笑完了，沮喪襲上我的心頭。

想起一則軼聞，在紀念詩人海子的一次活動中，有位詩人回憶，有一次，海子走進昌平一家飯館，對飯館老闆說，我給大家朗誦我的詩，你們能不能給我酒喝？飯館老闆的回答生硬，卻也帶有「詩意」，他說，我可以給你酒喝，但你別在這兒朗誦。海子悻悻地走開了。

原來，海子也曾有過和我們類似的尷尬。於是，詩人不得不學會自嘲。

不久前我參加了一位詩人朋友愛子的婚禮，偶遇兩位北京的詩歌愛好者，這兩位青年一直對詩情有獨鍾，據說在網上經常得到我這位詩人朋友的指教，所以他們聽說詩人朋友家有喜事，特地來捧場。當詩人朋友來敬酒，他們兩個站起來，恭恭敬敬地叫着老師，詩人朋友沒說「感謝光臨」，卻回應了一句令我們意外的話，他說：「歡迎寫詩！」隨後，我們開懷大笑。